

驚 險 小 說

大 樹 村 血 案

程 小 青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容提要

大樹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呂青雲的全家被殺害了，兇手是誰？——機智、勇敢的偵察員們深入細緻地進行了調查。在調查中證明，富農中的反革命分子，在挖空心思，千方百計地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並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積極分子進行反革命的兇殺。小說“大樹村血案”通過這樣一樁具體的案件提醒人們，必須高度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驚險小說

大樹村血案

程小青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

三星印刷廠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

書號：0195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8/16 字數：41 000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65,000

定價：(6) 二角一分

目 次

一	八條性命	1
二	第一步分析	12
三	物證和情報	21
四	關係人物	29
五	行動起來	40
六	落網	52

一 八條性命

“火！火！着火啦！”

時間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深夜。上週間，大樹村一帶的太雪特別厚，現在，大部分雖已消融掉，但樹根屋陰殘留的雪，不少，氣候依然寒凜凜。這一夜西北風颳得很急，像在警告人們寒潮將又一次來臨。除了風，一大片一大片厚棉絮似的黑雲密集地在向東南方流走，使得地面上形成一團漆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可是在大樹村的西北一角，有一片比較不小的紅光，把地上的黑的氛圍刺出了一個缺口。原來呂青雲家的落成還不到半年的新屋正在着火燃燒。

“着火啦！呂老爹的屋子燒啦！……呂老爹！……呂老爹！”

呼呼的風聲中又傳送出尖厲的喊叫聲。火的光芒映照出一個身材矮小的男人正在呂家屋子的前面兩腳發抖地叫嚷。叫嚷的聲音也許已經提到了最高度，但是效果還沒見。這裏，除去風聲和火燒着屋木而發出的必必剝剝的聲音以外，四周還是靜悄悄的。總之，這個矮小人儘管用力蹦跳，並且用力嘶叫，卻沒叫出一個人來。

火隨着風勢顯得更旺熾了，必剝聲也更響亮更頻繁了。暗紅的天空變成了紅紫。而且有一股難以忍受的氣味——說得正確些，是一股臭味——從燒着的屋子中播送出來。不知是聞到了這臭味受不住呢，還是有了新的打算，那個矮子忽然轉過身來，飛步地離開火場，一直奔回火屋對面西南角上的他自己家裏去。

果然，他是有了新主意了。他喚醒了他自己的老婆，只用手向北面紅紅的窗口指了一指，立刻使他的老婆駭叫起來。

“哎喲，火燒啦！……根福，這——這怎麼得了！”她的聲調顫動得厲害。

“別亂叫！”她的丈夫根福阻止她。“起來，快穿衣，救火要緊。要不，火會燒到咱們屋子來。”

根福穿起棉褲，搶了一只新買的五彩搪瓷洗臉盆，又拾起一根樹柴，轉身奔出去。他的七歲的兒子金泉也驚醒了，拉着他娘的棉衣角哭起來。敲洗臉盆聲又加上喊叫，那效果顯然跟先前不同了。不多一會，合作社的生產隊長俞正義挑了兩只木桶首先到達。接着大樹村村長張芝山帶着他的大兒子明光，從火場西南面的石橋上跑過來。父子倆扛着一只大浴盆，在過石橋時，就在橋脚下裝了一滿盆水，杭育杭育地趕到火場。根福的貼鄰大鼻子殷祖富也揉着眼睛從他自己的屋子裏出來。人越來越多，社幹部、社員和社外人一共十多個，內中也有女人。不管年輕年老、男的女的，大家都搶着救人救火，只嫌工具不夠使。起初，俞正義首先衝向火屋的正中一間，打算冒着火進去救人，可是給火燄擋住了，衝不進去。小伙子張明

光想改從西邊門進去，也遭到同樣的結果。這時人多聲雜，東潑一桶，西澆一盆，連救火的效果也不大，真有些兒手忙腳亂。

“大家不要亂！門口窗口都在冒火，大家不能再進去，進去有危險。屋子的兩頭火特別旺，大家得分一分，別擠在一起。”發話的是張芝山。他已經看清了火的情況，及時地發揮他的調度有方的才能。“明光，正義，你們管東邊，東邊火旺得多。……曹釗生，王根福，你們跟我來，去河裏提水。”

分工的指派是得當的。由於芝山平日的威信，他的號召立刻得到一致的響應。張芝山還只四十六歲，有個長方形的臉，他的下頰每天總剃得精光。他參軍好多年，幹練又耐勞，是個跟羣衆打成一片的好幹部。在大家有條理的澆潑下，火勢便逐漸減弱，東邊的一條條穿過屋頂的火舌顯得降低了，減細了。天空中的紅光也由紫轉赤，相應地黯淡下來。

“青雲！……青雲！……”小伙子俞正義用力喊。

“呂老爹出來呀！呂老爹！”一個社員也跟着喊叫。

“他的左腿不能動，怎麼能逃出來？我早就喊過他，沒答應，多半已經給燒死哩！”這是王根福的尖聲音。

“唔，很可能，有臭味！”殷祖富把一只小臉盆從大浴盆中舀取了一盆水，附和那矮子的意見。

“呂大娘！……呂大娘！……”一個女人跟着在叫喊。同樣沒回音。

“那末，青雲呢？玉貞嫂呢？還有金寶、銀寶四個孩子呢？怎麼一個也沒見？”朱英頓着腳，焦急地帶喊帶問。他是大樹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長，今年五十歲，平日對任何社員都照顧，

呂青雲是他的一個好幫手，自然，他對他更是特別關切。

“難道他一家八口子都給燒死了不成？我不信。”魁梧的曹釗生懷疑地噉咕着，邊說邊把一滿桶水傾注在大浴盆裏。

轟隆隆一陣響，東邊的屋棟塌陷了下來。屋裏邊依然沒有人的聲響。但火燄遭到壓覆，頓時停熄了燃燒，只是冒着煙，煙色也漸漸地由黑轉白了。人們看見火焰已經被降服了，不禁歡呼起來。

張芝山村長又提高喉嚨喊道：“火可能快熄啦，再加一把勁，徹底消滅它。”

“等火熄了之後，咱們就進去看看，究竟還有幾個活的。”高個子的曹釗生像在對張村長提意見，又像是自言自語。

“人，我看不會有活的啦！火燒得這末久，不但沒一個逃出來，連喊叫聲音都沒有。”張芝山說。

“要是我的鄰居一家都死乾淨，那才可憐哩。”接話的是大鼻子殷祖富，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指擦他的眼睛，像在哭泣。

張村長向大家說：“這是件關係八個人性命的大事情，說不定內中有什麼蹊蹺。咱們不能隨便踏進去。”

火果然全熄滅了，白煙也逐漸地變得稀薄些。煙給風捲過來，使好些人睜不開眼。

張村長又喊道：“正義，老朱，你們留在這兒，別讓人進火屋子裏去。我去打電話報告公安局。在公安人員到場之前，誰也不要觸動什麼。”他走了兩步，又回頭向大家說：“同志們，天冷得緊，火熄了後，大家趕快回去，還可以睡一會。”

*

*

*

瀋陽市公安局接到大樹村的電話時已是三月一日上午四時半。

刑警隊隊長金汝康給值班的隊員戈揚叫醒以後，匆匆披了一件棉制服，親自接電話，談了好一會。

戈揚看見金隊長把電話筒擱好的時候，他的濃黑的眉毛蹙緊了，他的上排牙齒緊抵着下嘴唇。

他問：“隊長，事情很嚴重？”

金汝康鄭重地說：“嚴重透了——六大小八個人可能都給燒死啦！八個人！”

“唉，八個人！”戈揚也驚訝得睜大了眼。“燒死的？還是？”

金汝康搖搖頭：“現在還不知道。”他迅速地把身上的一件墨綠色棉制服穿著好，扣上了鈕子。“戈揚，你去調配八個同志，預備兩輛車子。”

“好。等天亮了出發？”

“不，馬上走，越快越好。”金隊長頓一頓，又深思似地說：“你知道，從表面看，這件事有關八個人的性命，要是再深一層估量，性質可能更嚴重！”

戈揚領會地點點頭，回身退出去。金汝康也走向臥室，去取他的毛線圍巾和棉大衣，忽又收住腳步，招呼他那剛要離開辦公室的助手。

“你把應用的器械都檢點好。——通知同志們穿暖些，西北風緊得很。”

半小時後，金隊長留下一個報告給局長，率領了八個隊員，分乘兩輛吉普車，趕到離瀋陽市四十多里的大樹村來。

天色還是陰沉沉的，風小了一些。村子裏的人們這天都起得格外早，有幾個年青的社員從救火以後就沒再睡過。大家都在紛紛議論，都覺得呂青雲家失火的事太淒慘，也太奇怪。

呂青雲是大樹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財務委員，今年四十一歲，工作和生產一貫很積極，是社長朱英的得力幫手。他老婆華玉貞比他小三歲，也是個生產能手，經常爭取重活，做活的成績有時還超過別的男工。她有個圓圓的臉兒，一雙靈活眼，從外貌看，好像還只三十出頭。青雲的爹已是個六十九歲的老人，左腿患了風濕病，近乎麻木，已不能夠下田。他的老伴比他小五歲，卻仍舊能照常做田活，不過挑担挖土等等重活，社員們總不讓她做。除了這兩代夫婦，還有四個都是未成年的孩子。青雲的長女金寶，十三歲，次女銀寶十一歲，在勞動生產上，都已評為半個工；只有小兒子桂元還只七歲，正在村上小學裏讀一年級。此外，青雲有個姪女，十四歲，本來住在九里外的石橋鄉，這一次是到叔叔家來過新年的，住了一個多月，不幸也葬身在火窟裏。因為在火熄滅之後，張芝山、朱社長和俞正義三個已經小心地在火場上觀察過，證實了呂家大小八口確已完全給燒死！

金隊長一行到達現場之後，首先會見了早在村口等候的村長張芝山、合作社朱英社長和俞正義三人。彼此熱烈地握手之後，隊長就仔細聽取了火災情況的報告。金隊長個子很高，由於軍隊生活的長期鍛鍊，身體結實，動作也特別敏捷。他有一個黑黝黝的臉，配着一對沉着而又機智的黑眼。他跟人談話時總是虛衷耐心，全神貫注，絕不會遺漏對方的一句一

詞，甚至音調有變換，眼色有轉動，他也不肯輕輕放過。

聽過了火災前後情況的簡括報告之後，他點點頭，讚揚地說：“村長，你佈置得很恰當。任何事故，現場上要是讓人隨便糟蹋，偵察時就麻煩得多。”

“保證沒一個人進入火屋裏去過。我跟老朱一直在這兒，沒離開過。”俞正義接口說。他還只二十三歲，是大樹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隊長，敢說敢做，從來不在困難面前低頭的青年小伙子，不過性子有些率直急躁，看問題不夠深透。

朱社長說：“剛才我們察看屋裏的死人，也只是在外邊看，沒踏進去。”頓一頓，他又補充說：“金隊長，這一家八口死得太慘，青雲又是咱們社裏的積極分子。死得真叫人悲痛！”

“當然，我也同樣感到悲痛。這確是件駭人聽聞的案子！”金隊長沉着地說。

正義接口說：“依我看，這火災不像是偶然的，可能是——”

“慢來。”金隊長搖搖頭。“還沒實地察勘，咱們不能就這樣下結論。好吧，咱們就談到這裏。過去看一看再說。”

呂家的屋子一共三間，門面朝南。東首一間已經坍塌，中間只是向東傾欹些，沒倒下，西邊一間還是完整地屹立着，不過門和窗都成了焦炭。從沒燒焦的木材上，可以看出屋子的確是新建的。

金汝康先在火場的前後左右兜了一個圈子，察看了一下，就叫一個隊員準備攝影——一張攝火場全景，另外每一間攝一張。接着他和戈揚兩個偻着身子，從西邊一間慢慢地跨進

去。張芝山等三人仍留在外面。

西屋的一小部分是灶間，灶腳邊有一大堆煤塊，煤只燒去了上面一部分。灶間隔壁有一個大炕，炕上躺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身上蓋的棉被已給燒焦了一部分，但沒燒透，因為女人的頭髮雖也有一些枯焦，但身上穿的棉襖仍完好，面目也依然可辨。炕下面的地上，另有一個男子尸首，就是呂青雲。他的腳接近門口，頭部向着煤堆，身上給燒枯的部分被木板和碎瓦片壓蓋着，面部給血和炭灰凝結住，已分不清五官了。

“金隊長，玉貞嫂才是唯一完整的。別的尸體都燒得不成樣啦！”

俞正義在西屋外面輕輕地喊，像忍不住要給金隊長提供一些證據似的。老朱卻拉一拉正義的棉大衣，彷彿嫌他熱誠過了度，反而會叫人分心。金隊長好像沒聽見。他細細視察了一回，就回身招呼那個照相的隊員，叫他單獨給華玉貞的尸體照一張。他自己在手冊上記了一回，把頭探出焦破的窗口，招呼另外兩個隊員。

“李新民，許傑，等照過相，你們把這個女人抬出去，用吉普車送瀋陽，請法醫趕快驗一驗，等回報。”

其次一步的檢查重點在東邊一間，因為中間像是吃飯的飯間，椅桌傢具雖都燒燬，但沒傾倒，還清楚可辨。東屋已沒了屋頂，一對老夫妻和四個孩子都給壓在碎磚焦木下面，但都看得出模糊的形像。這一間本來有兩個大炕，中間有木板隔開，前面炕上是兩個老人，後炕上是四個孩子，都已面目焦黑，真是慘不忍睹。前炕的一端有一只大木箱，也給燒破了一大

半。金汝康小心地把烏焦的木箱蓋揭開一些，裏面都是化了灰的衣服，也有燒剩的殘片，但不是整疊的，顯得很凌亂。

“隊長，瞧，這是什麼？”發問的是隊員戈揚。他跟隨着在仔細察看，這當兒，他的視線忽然轉到南窗下面，發見了什麼，就低聲招呼金隊長。

南窗下的地面也不例外地給瓦礫炭屑掩覆着，不過留着幾處小小的空隙。戈揚的手指正指着內中的一個空處。

“唔，像是一段焦梗。”金隊長順着戈揚所指的地位瞧了一瞧，說。“用鉗子把它撿起來。”

一切偵察所需的用具，他們出門時總是隨身攜帶的。戈揚迅速地掏出一柄細長的鋼鉗，熟練地伸入那空隙，鉗取他發見的一段焦梗。梗已完全成了焦炭，約有三寸多長，毛筆桿那麼粗細，兩端都有折斷的痕迹，較細一端的顏色帶些灰白。

“像是什麼樹木的細枝。你看怎麼樣？”戈揚提出了他的見解。

隊長接過了鉗子，湊近些觀看，又騰出右手，掏出一只小的放大鏡，再仔細研究。

“我看是豆桿之類。”金隊長說了一句，似乎覺得自己的判斷還不夠科學，又用手指在灰白的一端捻一捻，焦梗的這一端就變成灰末。他才肯定地說：“是豆桿。”

“對，樹枝不會這麼鬆脆。”戈揚連連點着頭，聲調中也含有折服意味。

“戈揚，你這發見有意思。我看見西邊的大炕面前也有同樣的東西，因為那兒鄰近灶房，我沒在意。可是這兒不是廚房，

意義就不同。來。”

他倆回到西屋去。炕旁邊和離煤塊堆不遠處，地上都有不少焦梗，粗細不一律，有些成了灰，有些沒燒盡，還留着根鬚。汝康再鉗取幾根看了一會，果然是豆秸。

金、戈兩個退出了屋子，俞正義首先迎上來，忙着發問。

“金隊長，有線索沒有？”

金隊長帶着微笑，點點頭，卻不回話。

“有壞分子放火？還是——”

“慢，等會兒再談。”隊長截住他。他向屋子的南面弩一弩嘴。他靠近那少年，低聲說：“案子在進行偵查的過程中，保密是必要的。”

南面，離呂家五六丈遠，另外有兩幢瓦屋，屋是平列的，中間有一些空地，約莫隔離兩三丈光景。這時，就在這兩屋之間的空地上，麇集了不少男女和孩子。他們都向火場瞭望着，雖都遵守了村長的叮囑，沒一個走攏來，但是他們的耳朵和眼睛正在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

俞正義領會地點點頭。他有些不好意思，咬着自己的嘴唇，不響了。金隊長又在火場外邊繞了一個圈子，在坍塌的東屋外面停留較久，又走過來細心地觀察那壁腳和殘缺的門窗。接着，他旋轉身來，跟張村長低語，他要了解這周圍的情況。

南邊五丈多距離外的兩幢瓦屋是兩戶人家。西面一幢的住戶叫王根福，連老婆孩子一共三個人。東面屋子的人口更簡單，除了殷祖富本人，只有一個五歲的女孩，叫翠姑，他的老婆已在去年秋天害痢疾死了。呂家的後面有一帶林子，林外

就是田，剛才金隊長已經看到。

“這王、殷兩家都是合作社社員？”隊長仍用不能滿足對面空地上人們的期望的聲音問張芝山。

朱英搶先說：“不是。去年王根福跟殷祖富、殷祖貴曾經組織過互助組，可是到年底散夥了，現在他們還各自單幹。”他的語音也同樣壓得很低。“對於根福，咱們社一直想爭取，好幾次向他勸說過，也經常幫助他，可是他太固執。一直相信‘自種自收頂牢靠’，怕進了社會吃虧。”

“根福這傢伙很自私，什麼東西都要，光想佔便宜，是個典型的落後分子。”正義衝動地補了一句。他又不自覺地喪失了警戒，聲音高了些，等到金隊長的眼光向他斜過來時，他才又害羞地咬自己的嘴唇。

“那殷祖富呢？你們也爭取過？”金汝康又低聲地問。

朱英答道：“他倒用不着爭取，他自己也申請過，可是社員們沒准他，因為他的成分是富農。”

隊長點點頭。俞正義又從旁插口：

“祖富家裏本來僱着四五個長工，自己從來不下地。可是土改之後，他變了，自己也照樣下地，見了人有說有笑，挺老實和氣。他要求加入咱們的合作社，跟我也說過兩三次。”

隊長不再問，指一指前面，說：“到那邊去走走。”

呂家與王、殷兩家之間五六丈光景的空隙地大部分是菜園，菜長得綠油油的，很肥大，四邊還用玉米稈編的籬圍護着。就在玉米籬笆外邊，靠近王根福屋子的背後，有兩座豆稽垛，一座高些，一座低些，那較低的一座也高過了一個高個子的高

度。金隊長在經過這兩座豆秸垛面前時，步子好像減緩了些，他的眼光迅速地在這兩座豆秸垛之間流轉，並向旁邊的助手斜睨了一下。戈揚除了同樣用視線回答，也絕不露任何聲色。在殷家屋子的東邊也有些豆秸，不過不成什麼垛，只是低低的一堆。這時殷祖富也站在自己屋子背後觀看，他是個大鼻厚唇的中年人，戴一頂棕色氈帽，身子相當高。芝山暗暗地指給金汝康瞧。

金隊長並不在任何地點逗留，繞過王根福的屋子時，也只向那短小的屋主人瞅一眼，就向西走向石橋，預備到村政府去。一行五個人，一路上誰也不做聲。俞正義的警惕心提高了，也默默地跟着。那些同情而又好奇的村民在偵察員們走近時，也都保持靜默，只用刺探的眼光注視着五個人中的每一個人，似乎想從他們的面部表情上發見些什麼消息，來滿足他們的慾望。可是他們終於失望了。

二 第一步分析

大樹村人民政府位置在小河南岸的偏東部分，門前有兩棵古老的大槐樹，這就是村子得名的來由。它原先是座土地廟，三間兩廂，結構相當堅固，解放後，經過整修，給作為村政府的辦公地點，倒很恰當適用。

張芝山懂得在偵察進行中必須加倍小心，所以領偵察隊長等進入一間東廂的小辦公室，打發別的幹部都到西邊那一間去。隨同隊長來的隊員們，除了兩個在監守火場，其餘四個

留在中間會客室中，內中一個在洗印剛才攝取的照片。

金隊長先和他的助手戈揚商量了一下，隨後招呼三個隊員進來，安排進行的步驟。他主張再由兩個隊員把所有的七個大小尸體都送到瀋陽去檢驗。火場方面，必須把坍塌的東屋的木架重新撐豎起來，準備清除廢物之後，再作進一步的發掘。這一著請戈揚負責主持，必要時請村幹部中的青年人從旁協助。他自己打算先同張村長、朱社長、俞正義三個人談談，進一步，還要深入羣衆中去了解，因為他覺得這件事的性質非常嚴重，只有依靠羣衆才能解決。

佈置完畢，戈揚就率領一行人出去。隊長先把辦公室的門關好，方才坐定下來。這小室只有一丈多見方，一端安着一只小火爐，很覺溫暖而舒適，關上窗，談話又可保密。

首先發言的照例是俞正義。他說：“金隊長，你說事情非常嚴重，那末，這果真是件陰謀放火案？”

問句是有些突兀的，可也正是村長和朱英想要求解答而又未便貿然提出的問題。因此，他倆都默默地表示同意，目光注視着隊長，期望有個直截了當的答覆。

金隊長向那小伙子瞧一瞧，他的黑色的臉上並無表情。他沉靜地說：“俞同志，你這問題提得很合理，因為像這樣一件事，偵察進程上的第一個課題應該是‘自然失火，還是陰謀縱火？’不過，爲了使假定的答案有更充分的旁證，我在答覆之前，先要問一問。在最近時期，這村子裏有沒有類似的失火事件？”

三個人沒有一個開口，只有俞正義微微咬着自己的下嘴

唇。可是這也沒有逃過隊長的視線。

“俞同志，怎麼不說？有一句話不是已經衝出了喉關卻給你的牙齒攔住了嗎？”

朱英不安地聳一聳肩膀。“正義，你說。爲了羣衆的安全，爲了國家，什麼事都應該告訴金隊長。”

俞正義瞧瞧隊長，又瞧瞧朱英的頭髮稀疏的前額，吞吞吐吐地說：“老朱，我想你說起來更清楚。”

朱英的頭低沉着，他好像還有些猶豫。張芝山就搶先答話。

“是的，有過一次，是老朱報告我的。不過我——我有些麻痹大意，沒重視，也沒向上級呈報。”他的有了些皺紋的臉上泛起些紅暈。“老朱，還是你自己說，就是豆稽垛那回事。”

朱英略略抬起臉來，緊蹙着眉毛，說：“大約半個月前，的確有過一件失火的事，不過沒有成災。一天夜裏，咱們社的一大垛豆稽的頂上忽然起火。幸虧咱們社裏的方大嫂子看見了，大聲喊叫，大家才趕出來把火撲滅。”

“起火的原因呢？查明白沒有？”隊長問。

“沒有。根據推想，可能有什麼人把燒剩的紙煙尾隨手亂扔，就燒了起來；因爲那晚上有風。”

“喔，也是在晚上發火的？大約幾點鐘？”

“十點鐘不到。”

“十點鐘還有人在外邊跑嗎？”

“那說不定。有時候咱們開會，往往會超過規定的時間——九點半。昨夜裏的社幹部大會就開到十點零五分——”